

文 藝 宣 傳 材 料

# 往 前 看

田 軍 等 作

\*

父 子 倆 (山東快書)

不撞南牆不回頭 (單 絃)

老冬巧改电刨子 (鼓 詞)

往 前 看 (演 唱)

\*



黑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設計 1.6. 萍

72



往前看

(文艺宣傳材料)

# 往 前 看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哈爾濱道里電車街九號)

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 0 0 1 號

地方国营建設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黑龙江分店发行

\*

開本 787×1092 1/32 · 印張 9/16 · 字數 11,000

一九五六年九月哈爾濱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九月哈爾濱第一次印刷

印數：1 — 2,200

統一書号：T 10093·64

定 价：(5)0.06元

# 往 前 看 (演唱)

田 軍

彩霞染紅西天边，  
白云变紅朵朵鮮，  
工人下班去吃飯，  
馬路兩旁笑声喧。

这个說：你們競賽搞的怎么样？

那个說：如今干的热火朝天！

这个說：計劃完成的怎么样？

那个說：三个月的活兒两个月

就干完！

一个个有說又有笑，

說說笑笑把家还。

張喜全來到家門口，

飯菜的香味直往鼻孔鑽。

張大娘正在把飯做，

看見兒子回來她笑开了。

大米飯早就悶好了，

黃花魚还得翻个煎一煎。

喜全乐呵呵的把头点，

到里屋看見老爹張大川。

張大川笑着把兒子叫：

青年人走道怎么比爹还要慢。

喜全說：咱可不是走的慢，

只因听工人哥們把話談。

老爺子咳了一声搖頭笑：

他們談什么和咱有啥牽連！

喜全說：人家提前完成生產

計劃，

咱們木工厂已經拉在后边。

大川說：人家工作是在大工厂，

咱們小作坊怎能往上攀？

手和机器不能比，

生產成績怎能一样一般。

喜全低头暗想不說話，

这时張大娘已把飯菜擺齐全。

一家三口团团坐，

大川回手擰开了無綫电。

一边吃飯一边听音乐，

真是越吃越听越香甜。

一會兒电台报告新聞，

喜全听着听着忘了吃飯。

張大娘問：喜全，你咋不吃了，是不是嫌乎魚太鹹？

喜全說：媽媽你快別說話，你听鋼廠又出現了生產模範，三年半完成了五年的計劃，爹呀你說這可叫人多麼眼饞！

老爺子一旁呵呵的笑：孩子看你白着急急的眼盞！你再長四只手也趕不上，咱的工作和人家不一般！

喜全說：咱們雖說趕不上，也不該像老牛那樣慢，

平平常常的按步就班。

大川說：我看照比原先勝強百套，

公私合營人人都把勁頭添，

王五子原先竟偷懶，

合營后他也有了轉變。

喜全說：人人都應該積極干，可是單憑熱情工作也難提前完。

大川說：斧鋸不下難成器，一天的活計半天干不完。

听這話喜全他心中暗暗想：

難道說舊方法真是不能改變？

大工廠里的竅門接連出現，

咱這小作坊就不能鑽研鑽研？

喜全他听完新聞又吃一碗飯，吃完飯散步到門外邊。

往遠看樓房又修起多少座，往遠看工廠的煙筒冒着黑煙。

晚風把黑煙往天邊刮，他好像看見什麼在天邊，他好像看見那座煉鋼廠，他好像看見弟兄們正在加

油干，他好像看見提前煉出了一爐鋼水，

他好像看見紅旗飄滿煉鋼車間。

他又好像看見五年計劃提前完，

人家紅光滿面走在最頭前……

喜全他急的直搓手，望完南邊望北邊。

北邊有他做活的那個木匠鋪，他一想一切都像在眼前：

工友們你抡斧頭我拉鋸，還是和原先一樣把活干。

他想着想着往北走，

要到厂子里去玩玩。沒等他走到木工厂，迎头遇見了谷振环。老谷过去在区里做工作，木工出身是共產黨員。自从長發木鋪公私合营后，他被派來把經理的責任担。老谷正想找喜全去把嗑唠，正好遇見了張喜全。谷振环請喜全來到他家里，剛剛坐下老谷又忙到外边，他又告訴愛人几句話，回头和喜全把話談。不一会老谷的愛人來了，左手拿糖右手拿着烟。喜全臉一紅忙說抽烟我可真不会，老谷說：你快吃糖我抽烟。二人唠完家常說生產，老谷稱讚他比別人能干。喜全說：如今國家对咱这样好，你这經理待咱兄弟一般，那天我干活划破了手，你親自給咱把藥布纏，第二天又开了个小組会，囑咐大家生產注意安全。

老谷笑着說那是为的生產好，再說弟兄也應該把心关。喜全說：在早先誰管這些事，誰管你安全不安全，誤一天工記你一天的賬，誤了兩天扣你兩天的錢。如今那買賣公私合营后，咱背后就好像有了靠山。一想起國家渾身都有勁，再想起自己总覺着差的挺远，从前干活只为自己掙口飯，如今知道为什么这样加油干，为咱國家工業化該使出全身的勁兒，因为如今的國家不同从前。老谷說：小張同志你講的对，咱今天生產是为了長远打算。老谷边說边給喜全剝糖紙，喜全一边吃糖來把心思談，他說今后下决心要把竅門找一找，多少年的老做法也要改变。老谷站起來握住他的手，連忙說：我非常同意你这么干，有啥困难來找我和大家伙，今后咱們就干起來看看！

二人从6点一直唠到8点半，喜全才告辞把家还。老谷夫妻送出大門口，外边已經黑了天。喜全一边尋思往回走，阻越巴嚙越觉着甜。他觉着眼前好像不是夜黑道，如同是太陽照着的暖和天。回去躺在炕上睡不着觉，想着明天又想起从前，越想从前越觉着今天温暖，又觉着对國家沒有啥贡献。第二天上了班还是在想，想着想着和王才來商談。别的工厂天天都有新成績，咱这作坊怎么老在后边？咱們想法來把竅門找一找，想个办法把老一套改变改变。王才歪着喜全咧咀笑，他說：这木匠鋪里有甚么竅門可鑽研。喜全說：别的工厂为什么都有？王才說：沒看人家竟搞机器來生產！沒等王才說完話，老高头一旁慢声小語搭了言：

咱們都是老木匠，不能和大厂子工人來高攀！喜全听了老高的話，他頓頓斧头又插言：不能看不起咱是老木匠，你說不能高攀咱也要攀攀；高大叔你看看牆上的那張画，你把那砌磚的看一看。苏長有他本是一个瓦匠，当了全國的生產模范，創造了双手擠漿法，連老工程師都称贊。老高說：咱哪能和人家去比。王才說：全國才有几个那样的模范！喜全說：只要咱們多把办法想。提高生產就是模范。小組長李田忙說对对对，天下沒有上不去的山。喜全說：咱們大家都把竅門找，下月活兒管保護它提前完！老高头看看喜全擦擦汗，他說那除非把黑天也变成白天，王才随和着老高的話，他說要完成，也得兩天加个

夜班！

这句话逗的大家呵呵笑，喜全笑的喜全脸红有些不自然！他对王才说咱不和你乱抬杠，什么事都怕一点点儿钻研。喜全说着话紧把活干，到午休翁俩就一齐把家还。大川半道上大川把儿子劝：喜全你可别妄费心肝，木匠活你爹我干了多半辈子，你爷爷活着时候也把这个干，斧子不下木头不掉，这么干干了多少年！喜全说：爹你总把过去比，眼睛就不会往前看！大川说：你要能行还不好，创造好了我当爹的也露脸。喜全笑着不说话，低头走路暗打算盘……。午后他干的活是钻车脚，老高掌钻他和王才拉的欢。不一会人有人把王才找，他一人拉钻拉不转转，两个人不能把这个活干，非得三个人才能把钻拉转，多少年总是这样钻车脚，

难道说这就总不能把它改变？想办法一定要用两个人干，十人拉一个人来掌着钻，如今是一分钟出两个眼儿，想办法让钻头快转缩短时间。他决心要把这个改革改革，心儿从此放在这上边，琢磨着要把老钻改革，改成一杆好使科学的钻。吃饭时想休息时也想，走在马路他心中也在暗盘算。大汽车自行车在道上跑，他也直往那转的地方看。一天下班李田骑车从他身边过，他看着看着急忙喊声李田。李田一听连忙把车下，他跑上前去把李田的车子翻，摇了摇看了看他一拍大腿，李田一楞不知为哪般？喜全说：一看这个咱心里有了路，照着这个咱们也做一杆大钻。他和李田研究了一下晚，第二天告诉谷经理说要造科学钻。

一头晌的时间做好了，  
下班前大家看試驗。  
这鑽是用帶槽的大輪把小輪帶，  
大輪和小輪中間用皮帶連，  
輪子都鑲在木柱上，  
一搖大輪小輪也動彈，  
喜全他把輪子搖，  
李田就來掌着鑽，  
大家圍上他們倆，  
个个驚奇又喜歡。  
可是一試不好使，  
大鑽不穩亂動彈。  
喜全使勁來把着還是亂動，  
急的他头上往下冒熱漢。  
老高头一旁呵呵的笑：  
我說不行你偏要干，  
偏要在木匠鋪里把竅門找，  
怎么样找了半天还玩完！  
谷經理這時說了話：  
不好使喚不用為難，  
啥事都是難踢頭三腳，  
大家伙來帮着鑽研鑽研。  
有人說：得想法把鑽固定住，  
大鑽牢固就不能亂動彈！  
這時候喜全腦中翻江倒海，

想着想着想起事兒一件：  
早先年媽媽把綫紡，  
那鐵鑽杆怎不亂動彈，  
原因是鐵鑽杆在小輪里，  
唉！这回把鑽往小輪里按！  
他乐着向大家把办法講，  
大家說：这回一定能好使喚！  
七手八脚的帮着改，  
改好了大家來試驗，  
一搖大輪小輪飛快的轉，  
这回鑽杆也不亂動彈。  
弄過來車脚把活做，  
噲，这鑽鑽的可真歡！  
使老鑽是三个人缺一不可，  
这回是兩個人能把活干，  
原先一分鐘鑽兩個眼兒，  
这回一分鐘六個眼能鑽完。  
工作效率提高了三、四倍，  
这回好多人舉大姆指稱贊  
喜全。  
这个說：沒成想竅門兒到處都有！  
那個說：真是什麼都怕鑽研！  
老高說：我過去干了多半輩，  
沒想到的事兒擺在眼前！  
老爺子大川說那輕咱是老



保守，  
总好拿过去的事情比今天！

大家都說这回咱就干起來看，  
讓竅門花兒越开越多越新鮮！

## 不撞南牆不回頭 (單絃)

張喜林 高劍平

(曲头)  
河中無水難行舟，  
沙土地上怎蓋樓，  
這英雄必須依靠群众方有成就。

有的人思想旧，  
別人的經驗不接受，  
自己想出風頭，  
結果是撞上了南牆頭破血流！

(太平年)  
有个火車司機他本姓刘，  
身強力壯四十剛出头，  
開車的技術可稱优秀，  
火車頭混身上下昏昏晃晃他都摸的熟。

这天开会研究是滿載超軸，  
把鄭錫坤的經驗來吸收，

乘务員們啊——一致拍手，  
齊說道执行当中互相交流。  
大家都高兴，  
老刘直搖頭，  
他蹲在昏晃直把旱烟抽，  
学人家呀！哼！那叫落后。  
要打算成名得自己加把油，  
我要說句話，  
可不算吹牛，  
我要創造新紀錄名震全球，  
也在報紙上把我的名兒露，  
好叫他們認識認識我大老刘。  
这一天老刘去出乘，  
超長又超軸，  
拉的鋼鐵機器、木材、食糧、  
新農具還有汽油。  
副司機了望往前瞅，

司爐何廷秀忙把煤投，  
老刘心高兴，  
一陣喜悠悠，  
这条綫路大小坡道我都記  
的熟，

今天拉的这麼多，  
該着我把臉露，  
我不用鄭錫坤的闖坡法，  
也要爬过这小小山头。

(云苏調)

这趟列車如風似电往前走，  
坡道不远在前头，  
小何叫声刘大車呀，快点把  
坡闖，  
鄭錫坤的先進經驗你要記在  
心头。

老刘一听把眉兒皺：  
你就認識鄭錫坤，眼睛里那有

我大老刘，  
等列車到坡前咱再下手，  
像这个小坡你發的哪分愁。  
不大会兒列車爬过小坡道，  
只乐的老刘唱开了黃鶴樓。

(紗窗外)

老刘心高兴，  
信口瞎胡謔：

提起火車头，  
脾气我摸的熟，  
一定把鄭錫坤拉在我的后头  
啊，我的那个何廷秀哇！

小何忙开口：  
你思想不对头，  
沒事闖大运，  
早晚把人丢，  
我劝你从今以后快把野心收

啊，我的那个大老刘呀！  
老刘听此話，  
直翻白眼球：  
開車你不懂，  
少管我老刘，  
年輕人愛操心早晚你白了头  
啊，我的那个何廷秀呀！

(怯快書)

兩個人意見不合正斗口，  
第二个大坡道就在前头，  
这条坡道長又陡，  
超軸的列車到此都得提前加  
把油。  
小何說：这个大坡可不像剛才  
那麼容易走，  
咱們必須把勁头一点也別留。  
老刘說：不是我对你誇海口，

別看坡度大我老刘早就有計謀；

爬不过去坡道我不姓刘！

小何說：我看你是个人英雄主义太濃厚，

一心要想出風头，

出了事故國家財產損失大，

影响运输完不成任务群众面前  
怎么抬头！

老刘說：你少拿大帽子把我扣，  
要爬不过坡去我老刘下車自个  
往上捱！

說着說着來到坡道前，

他这才把汽門拉到頭，

用手把“力把”往前推一点，  
火車这才哭吃哭吃來勁头。

大老刘洋洋得意往前瞅，  
伙計們提心吊胆又擔憂，

在起初列車走的好像噴气式，  
到后來好像破車套老牛，

車軋轆干轉不往前走。

急的大車汗直流，  
副司机躁脚又搓手，

小何他周身是汗接二连三把  
煤投，

老刘想眼看光荣就到手，  
火車头哇，你怎么偏在此地跟  
我找别扭！

这回叫我丢了醜。

列車越走越慢停下了，

刘大車一困希望順水流。

小何說：別人劝你你不接受，  
你呀，你簡直是不撞南牆不  
回头，

到如今出了事故多难受！

老刘說：你別在这火上澆汽油，  
这趟列車只好退着往回走。

老刘想这下坡倒比上坡走的  
順溜，

第二次他才运用了鄭錫坤的關  
坡法，

大开“汽門”高提“力把”提  
前闖坡安安穩穩爬过了山

頭。

这一回小何批評刘大車他再也  
不还口事实教育了大老刘。

老刘說：歪怨我从前对錯誤思  
想認識不够。

从今后我要把我的旧腦筋好好  
擦擦油！

父子

張書苓

說的是陽春三月末，  
 天气不冷也不熱，  
 青草發芽柳條綠，  
 大雁成行頭上過。  
 這一日太陽剛下山，  
 倦鳥歸巢鷄上窩，  
 有一趟列車開進火車站，  
 打車頭上跳下人一個，  
 看年紀能有二十郎當歲，  
 小伙子身強力壯又灑脫，  
 你要問他的名和姓，  
 原來是年輕的司機羅士德。  
 機務段省煤他是頭一份，  
 今日里他又省下兩噸多！  
 交班后高高兴兴就往段上走，  
 嘴里唱着英雄戰勝大渡河，  
 不大会兒來到段上抬頭看，  
 哪！黑板報前一天幫人干  
 什麼？

兩 (山東快書)  
 高劍平

但只見年輕的工友張着大嘴哈  
 哈笑，  
 老工友仨倆一伙低聲嘮着咯。  
 他暗想：准是有人創造超軸新  
 紀錄，  
 要不然就是表揚省煤車。  
 緊走兩步趕上去，  
 擠到前邊這才看明白：  
 原來是爹爹他又把煤費，  
 一頓就費了兩噸多，  
 旁邊還貼着連環畫，  
 大家伙又是講來又是說。  
 這個說：老羅頭費煤他還創紀  
 錄呢，  
 咱省的可真沒他費的多！  
 那個說：還是咱們省的少，  
 堵窟窿咱都不合格！  
 這個說：別看段上的煤堆大，  
 駕不住老头手下一哆嗦！

那个說：費煤他是头一位，  
真是老將出馬一个頂两个！  
工友們說完哈哈笑，  
罗士德臉上一紅又一白。  
低头挤出人群往回走，  
到家中一看爹爹正把燒酒喝。  
不由心中暗有气，  
他压着火气把話說：

（白）爹！

啊？

你还有心喝酒呢？  
昨天你費煤一噸半，  
今个你咋又費兩噸多。

（白）誰告訴你的？  
黑板报上批評你，  
工友們看了都把閑話說，  
正好我也在段上，  
你想想我听了难过不难过。  
老罗說你知道就知道唄，  
要听閑話我就不用活咧，  
我也知道費煤不好看，  
誰叫我攤上一台費煤的車。  
爹！咱們机車質量都一样，  
你們伙計干活也不錯，  
为什么我們省煤你偏費？  
为什么一天倒比一天費的多？

依我看怨你工作不研究，  
你多咱向別人學習过。  
老罗頭說不是你爹說大話，  
閉着眼睛我都能開車，  
段上司机倒不少，  
比我强的还不多。  
士德說要論技術你是老前輩，  
講費煤你也成了头一个！

啊？这——这事你別管，  
用不着你來教訓我。  
爹！一塊煤就是一兩金，  
愛护國家財產沒有过錯，  
你的思想有毛病，  
經驗主义千万要不得。

（白）啊？你給你爹扣上帽子啦！

我在鐵路干了多半輩，  
大風大浪我見過，  
伪滿时候胡弄日本鬼，  
我挤过岔子翻过車，  
如今这是新社会，  
难道說愛护國家財產我都不懂得！  
別看你是先進工作者，  
比技術你那兩下差的多，  
我学開車时候你还穿着活

襠褲，

你在你爹面前擺啥老資格，  
誰要是覺着不負氣，  
明天叫他開我的車，  
他若是能夠省下煤，  
從今以後我不姓羅！  
爹！你接受意見一點不虛心，  
啊？小兔崽子，虛心我還給你  
鑿一個！

你，你給我滾出去，  
別站到這塊兒來氣我！  
羅士德一看爹爹喝了酒，  
氣頭上說啥也是白說，  
這些日子領導正在想辦法，  
準備派人去幫他省煤火，  
我不如先去找領導，  
要求去示范准能答應我，  
只要幫助爹爹思想有轉變，  
一定能教育大傢伙。  
他下定決心往外走，  
去找領導咱不說。  
第二天清早剛放亮，  
站上停着一趟車，  
從頭到尾整掛重車五十輛，  
開車的正是士德他爹大老羅，  
他坐在車上正在抽着小烟袋，

從車下上來羅士德。

老羅頭說眼看開車時間到，  
你跑這兒干什么？  
爹！我今天跟你跑一趟，  
在車上幫你干點活，  
噢！你這是給我來示范哪！  
好好好羅師父你快請坐，  
今天我也開開眼，  
看看先進經驗到底是甚麼？  
羅士德只當沒聽見，  
臉上還是笑呵呵，  
忙和伙計開小會，  
研究開車燒火怎樣來配合。  
老羅頭一旁聽着心暗想：  
这小子他竟瞎張羅，  
我這車是有名的吃煤虎，  
你為啥偏上我的車，  
你是一個先進工作者，  
若是費煤看你臉面往那擱，  
再者說你給你爹來示范，  
簡直這是寒蠢我。  
老羅頭又是耽心又是恨，  
想要攔擋話又不好說。  
不大会兒開車時間到。  
（白）發車信號好咧，  
羅士德他伸手就把汽門扯，

轉眼間列車出了站，  
一路上穿山渡水又爬坡。  
罗士德手扶力把回头看，（力把——名詞）  
只見爹爹一旁坐，  
背着身子臉朝外，  
他知道老头有点不乐呵。  
一边開車心暗想：  
我是黨員又是先進工作者！  
为了給國家多省煤，  
決不怕那前進路上困难多！  
你就是思想再頑固，  
我一定要帮助你變成省煤車！  
他故意大聲喊信號，  
和伙計呼喚應答緊聯絡。  
列車開的像閃電，  
小車站轉眼過了十個。  
老罗头原先本想不去看，  
心里又像系個大疔疔，  
他假裝透着小烟袋，  
一边用眼溜着罗士德：  
只見他開車技術多熟練，  
開汽開油都適合，  
他再低头一看表，  
全是正點爬過坡。  
不由心里吃一驚！

呀！这小子技術正經還不錯呢，  
他這是李紹強的省煤法，  
倒底比我那套強的多，  
我不敢高提手把大開汽，  
怕的是爬坡遇嶺出囉嗦，  
我和伙計聯絡也不好，  
怪不得費煤這樣多，  
看起來再不學習要落后，  
往後不能再擺老資格。  
他不知不覺來到士德身後，  
兩眼盯着士德去開車，  
老罗头他越看越有勁兒。  
拿着烟袋就往嘴里擱。

（白）呀！多潑舌头！  
他低下头來仔細看，  
原來嘴里含的是烟袋鍋。  
罗士德回头正好都看見，  
不由的低头偷着乐。  
不大会列車到了折返站，  
仔細一算省煤一噸多，  
老罗头一肚子火氣全都冒  
干淨，  
兒子省煤他也挺乐呵。  
這趟列車往回返，  
老罗头不言不語去開車，  
他也照方來抓藥，

一旁乐坏罗士德。  
老張，小李，你們先到一旁歇  
一会兒，  
我替你們去燒火。  
他說完拿起大鉄鍬，  
接二連三把煤撮。

(白) 小李說：老張！啊？  
今天咱們車上可熱鬧，  
兒子燒火爹開車。  
老張說你看他爺倆聯絡的有多  
好，  
老头今天嗓門也大的多。  
列車跑的一溜烟，

小車站通过一个又一个，  
轉眼到了終点站，  
四个人一塊下了車。  
一來一往省煤兩噸半，  
罗士德他又唱起英雄 战勝大  
渡河，

小李把帽子扔到半天空，  
老罗头乐的直把胡子摸。  
这消息立时轟动机务段，  
黑板报上表揚爹倆个，  
从此后老罗越越把煤省，  
父子挑战下回咱再說。

## 老 佟 巧 改 电 刨 子 (鼓詞)

刘 航

蜿蜒長堤一片青，  
圍繞着松花江畔一縣城，  
堤旁修起樓一座，  
烟囱直豎牆壁紅，  
大玻璃窗戶光閃閃，  
院子里拖拉机声响隆隆，

这本是新建成的拖拉机站，  
拖拉机終日向荒原大進攻。  
提起修建拖拉机站想起人  
一个，  
此人姓佟他是个电工，  
只因施工到了緊張階段，



偏赶上木工組 按裝地板 困难重重，地板規格不一樣，有厚有薄高低不平。全仗人工來修理，浪費時間又窩工，影响了其他工序打乱計劃，急的木工組的工友們眼睛紅。老修知道了這件事，心中不住暗叮嚀，眼看着拖拉機要下地，照这样怎能按期來完工？我為何不到木工組去看一看，研究个方法向困难進攻。他迈步來到木工組，瞧見了工友們累的可不輕，不憑笨力推刨子兩膀用尽力，怎奈是木質堅硬太費工。他站在一旁呆呆的發怔，緊皺双眉不出聲，趁休息他反復把刨子看，画了个草样揣在怀中，回組里拿出草样和同志們討論，一心想把刨子改成功，各工序知道這件事，

都來想法幫助老修，一連几天也沒想好，這件事給老修的負擔可不輕！这一天老修往家走，在路上暗把自己叫几声：你常說世上無难事，你也講電力是万能，為什麼事到臨頭難住你，為什麼困難面前沒了章程？又一想：哼！不是困難吓住你，分明是你自己發了蒙，又一想总然决心似鋼鐵，想不出办法也是白搭功，一路想着往回走，拐彎抹角到家中。一進門香噴噴的好菜在桌上放，小酒壺燙在水碗中，柱他媽迎上前來面帶笑：你看看誰到咱們家中？老修抬头仔細看：原來是老岳父坐在炕當中，爺兩個好久不見多親近，問長問短十分熱情。老修說着話兒擦把汗，